



**來轉化：**

# 宣教士給我的生命啟發

見證文章

本會歷史研究員 | 梁翠華博士

保羅在《哥林多前書》四章 9 節寫道：

**「我想，上帝把我們作使徒的明顯地列在末後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，給世界、天使和眾人觀看。」**

巴色會宣教士在中華大地上演的確實是一臺精彩的戲，當中有政治社會的風起雲湧，有宣教士個人的艱苦漂泊，又夾雜了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有趣故事。在觀看這齣戲的時候，我們是單純娛樂心態，抑或會細味其中的屬靈教訓？

在我翻閱冷冰冰的宣教歷史記錄時，最觸動我心的往往是當中的暖暖溫情，包括宣教士與天地主宰之間的忠誠約定，宣教士彼此之間的關愛扶持，以及他們與客家信徒之間的信任友愛。我努力把這份感動寫入自己的歷史分享，因為我深信：為主獻上生命的人，即使已在物質世界消逝，他們的生命包含的屬靈力量和溫度，仍能跨越時空，點燃轉化我們這一代<sup>1</sup>生命，成為信徒行走天路的祝福。

第一位：

## 亞納修女 (Sister Anna Pereira)

她屬於耶穌寶血女修會，1874 年至 1894 年在香港服事。我是在研究香港鼠疫歷史時看到她的資料，當時的香港衛生局專家羅森在撰寫的鼠疫報告中指稱，在 38 名非華人死者中，包括一位倫敦傳道會臨時醫院照顧病者的意大利修女義工（沒有註明姓名），他無情地指出她是死於「過份熱心」。我為這句痛心評論，翻遍倫敦傳道會檔案，最終找回這位因愛人而犧牲生命的修女名字。檔案揭示，當年香港被不知名的疫病襲擊，全城恐慌，數以十萬計居民爭相離港。染疫的九死一生，治癒率低於 5%，醫院人滿之患，倫敦傳道會急建大草棚，收留無處容身的病人。意大利修會差派兩三位修女在醫院日夜當值，她們的忍耐、仁慈和無私精神備受人們讚許，亞納修女踐行基督愛人精神，為別人犧牲生命，她死後沒有沙士英烈的紀念碑，甚至被揶揄「過份熱心」，不過她卻是我常常想到的宣教士，提醒我在世行事應只求得主喜悅。

在我研究巴色會在華歷史的過程中，看過頗多宣教士事蹟，當中有喜有悲，有的使我憤慨，有的使我嘆息。我特別關注宣教歷史中少人留意的人物，他們在工場的時日也許不長，工作成果不是特別耀眼，留下的史料亦不多，但是當我在翻閱檔案時偶然發現他們的故事，就彷彿看到星空上劃過的流星，美麗動人。就讓我為大家介紹三位籍籍無名卻絕不平凡的宣教士！

**“為主獻上生命的人，即使已在物質世界消逝，他們的生命包含的屬靈力量和溫度，仍能跨越時空，點燃轉化我們這一代生命，成為信徒行走天路的祝福。”**

1.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[https://archives.catholic.org.hk/In\\_Memoriam/Religiou\\_Sister/A-Pereira.htm](https://archives.catholic.org.hk/In_Memoriam/Religiou_Sister/A-Pereira.htm)

## 第二位：曾在香港心光盲女學校服事的 馮雅詩宣教士 (Agathe von Seelhorst)

她是我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港德國差會歷史時認識的。當年香港政府驅逐德國傳教士離港，把 58 名較年幼的心光學生送去廣東交由明心盲人學校照顧，但是他們卻與原校學生無法相處，紛爭連連。明心學校無法應付，便去信要求心光的受託人香港聖公會收回學生，對方堅拒請求。明心學校只好去信要求德國喜迪堪差會派人來接管，但是當時德國戰敗，經濟蕭條，貨幣大幅貶值，身陷財困的喜迪堪差會也無力支援。最後，挺身而出的是馮雅詩，1921 年她變賣自己所有，得朋友資助，隻身從德國輾轉返回中國，接回心光學生，在石岐租屋照顧他們，直到喜迪堪差會 1928 年重返香港復校為止。馮雅詩在差會都無能為力的情況下，勇敢地承擔起當地人都

推辭的責任，她所依靠的不是組織、不是財富，而是那位天上恩慈信實的主宰。每當我要抱怨時不與我，別人沒有作為的時候，我就想起這個為主奮起、獨力承擔的女士，反問自己可以先做什麼？



*Blinde Chinesenmädchen der Blindenschule Tsaukwong mit den deutschen Schwestern Fr. Johanne Reinecke und Fr. Agathe von Seelhorst, rechts von ihnen die drei chinesischen Lehrerinnen.*



## 第三位：是巴色會的 斐成章牧師 (Otto Veile)

1908 的年出生於德國 Reutlingen，1938 年秋季來華於李朗服事。日本侵華後，李朗成為難民收容所，日機天天投彈，強盜搶掠無日無之。李朗地區與北部差會完全失聯，孤單的斐成章牧師兩次申請差派配偶前來，都因戰爭受阻而未能成事，忠心的斐牧師仍獨自留守崗位。1940 年 12 月底，他在日軍空襲深圳葵涌後首先抵達被炸的宣教站，發現梅禮和夫婦及其僕人的屍體，在他給差會的報告中，他表示在那茫然傷痛的一刻，帶給他平安的是屋內唯一倖存的聖經牆飾：「看哪！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！」八個月後，斐牧師於李朗在路上遇劫，為保護同工遇害，終年 33 歲。在我看到世界苦難彷彿沒完沒了，不知如何面對未來的日子，我往往想起這位默默看著同工屍體但內心仍因主有平安的宣教士，知道不管怎樣，先努力做好主交托的事。

“ 這些歷史上如同雲彩般的前輩，  
曾默默無聲地在世上踐行愛神愛人的教訓，  
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又應該做些什麼？ ”